

國學文化研究叢書

楊世文
王蓉貴

校點

長春出版社

張栻全集

Ⓣ

楊世文 王蓉貴 校點

張栻全集

(下)

長春出版社

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
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項目

四川大學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張宣公畫像



南軒集卷二十三

書

答朱元晦

某黽勉於此，亦復一載，幸人情粗相安。惟是思為久遠之計，早夜不敢遑寧耳。本路鹽法，正緣諸州荒寂（一），都無甚所入，全仰漕司撥鹽息以為歲計。往年行客鈔，賣數極不多，却有折米錢甚重，民深病之，因此致盜賊。後來故改為官搬，而罷折米。中間廣東以為不便而爭之，再行客鈔。然所賣數多，蓋要足漕司歲計與諸郡之用，只一二年，鈔大積壓，諸州例窘急，而漕計亦不足，於是復行官搬。只以靜江言之，若無此，便無以支梧。今靜江措置頗有倫緒，不抑賣，不增價，公私皆便之，鹽價反賤於客鈔之時。若諸州俱能如此，則當不至為害。但諸州漕司撥得息少，彼無以自足，則增抑之事從此而生，故某有前日論奏。後來漕司蔽護，不肯增給。近頗得要領，已再言之，恐可遂也。大抵此路窮薄，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，今每歲反應副外路。鄂渚大軍錢、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，則安得不費力（二）？極本窮源

而論之，須於此減得，然後鈔法可行；不然，則立致敗闕也。恐欲知曲折，略此布之。虞帝廟碑已求得季克字，甚古，磨崖比舊刻處乃大勝。蓋舊刻多罅縫填補，今缺文皆是填補處脫落。今所磨却甚平完，見議下手刊刻也。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。某近頗得暇，再刪改舊說，方得十數段，俟旋寫去求教。可欲之謂善，誠當指人而言，如橫渠之說，蓋凡可欲者善而不可欲者惡也。人之所為有可欲而無不可欲者，則之人也謂之善人。信字亦如來論，皆是指人而言。如此下語，如何？金聲玉振之說，條理云者，只是有倫緒而不紊之謂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，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。若指條理為脈絡，却恐未順。中庸、大學章句亦已詳讀，有少商量處，須更子細反復也。易說未免有疑。蓋易有聖人之道四，恐非為卜筮專為此書。當此爻象，如此處之則吉，如此處之則凶，聖人所以示後世，若筮得之者固當如此處。蓋其理不可違，而卜筮固在其中矣。如蜀莊則專用之於卜筮者也，然亦不敢輕論，俟更深考。山中諸詩紆餘淡泊，諷之不能已，但覺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，此非是語病，正恐發處氣稟所偏，尚微有存也，更幸深察之。游誠之官期到，行已旬日。其人明決有力，向來良得其助，但義理儘少涵泳，辭色間多與人忤，正須深下工夫乃佳耳。陳擇之今却留此，通曉民事，好商量，但講論多有成說為礙耳。近見季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，殊無統紀。其所安本在釋氏，聞李伯諫為其所轉，可慮可慮！方耕道聞氣象差勝，舊書辭亦然，可喜。但適遭府公新政，科配諸州錢物不少，渠雖力與之辯，不肯承當，恐蹤跡或不能久安耳。

〔一〕寂：宋本作「寒」。

〔二〕費：原作「貴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又

某黽勉所職，無補是懼。目前幸歲稔盜息，人情相安，但環視一路，可為寒心者多，亦切考究，以其大者控陳矣。伯恭相聚計講論，彼此之益甚多，恨不得從容於中也。寄示學者講論一紙。所論萬物皆備一段，意亦近裏。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己相干，它人飽食，何與己事？反身而至於誠，則樂莫大矣。誠則實能有之也。又論未感時四端混為一理，却有未安。未感時雖是渾然，而所謂四端之理固已具於中，及其感則形見也。聖智巧力，某後來改舊說頗詳，續錄呈。武氏事誠有難處，維州之說，正是鄙心，尚有少曲折，後便併盡。久假不歸，當從晦叔。韓、曾用財之說，甚善甚善！某此間應接賓客民事，通近兩時，又將兩時退而考究，紬繹訪問。此外尚得讀書餘暇，有可見教，不惜示及。

又

出處之計竟何如？須着一出否？孟子解等餒版得遂，漫去。非兄致力，豈能便爾，感幸感

幸！向來固屢蒙喻及，是時已復不能收拾，要是因循皇恐耳。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，向來多言，徒爾為贅，欲下手痛加刪正，終以官守事奪，不敢草草耳。所部自增給鹺息之後，頗可支梧，橫斂苛徵得以嚴戢。比復有請，漕司輒增撥鹽數，諸州輒增鹽價，並以違制論；諸州將鹽息撥入公庫，充燕飲饋送等費，並坐贓論。已蒙如請行下。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椿充漕司買幹鹽本，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，此乃是一路根本，一毫不得妄動，每歲終申省。蓋無此，鹽法便倒了，一路便受害，向來幾為妄吏羨獻，是絕一路命根也，可懼可懼！此請亦已行下（一），同運司措置椿管應濟矣。趙若海若得疏通曉事，便自見此。今日正要漕臣得人，庶幾一定之論可以凝固也。諸邊悉寧，但未陰雨之計，不可不素整。今靜江教兵頗成次第矣（二），邊頭所患少財亦已有請，庶幾規摹悉定，有可繼之實耳。偶有一項錢，為三邊州請為回易之本，若得此，三年之間招補將兵闕額，修堡塞，利器械（三），可有永久隱然之勢（四），無南顧之慮矣。適會新憲到官，未一月而殂，拙者復通攝兩臺，事緒雖多，然凡事血脈究見，不敢不竭鄙心也。續候聞出處定論，別專人修問次。

〔一〕請：原作「情」，據宋本改。

〔二〕頗：原作「可」，據宋本改。

〔三〕利：宋本作「厲」。

【四】永：原作「未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改。

又

某丐祠，乃不獲命，一味皇恐，已再具請，度必蒙矜允。黽勉於此且三年矣，此間氣燥而風烈，久處其間，豈得無所傷？加以災患悲悼之餘，尤覺費調護。又況事理自當閑退，此請若尚未遂，當更力言耳。然未去間，種種不敢少忽，遠近幸寧靜，人情相安，頗覺省力，但義不得不求歸。顧惟主恩曾未有毫髮之報，區區何敢有懷安之念哉！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，以此月葬事，卜地得之湘西山間，某頃嘗見之（二），頗為穩密。惟是自失樞助，家事細大無不相關。今凡百悉從痛省，只覺恬靜之為安矣。論語日夕玩味，覺得消磨病痛，變移氣質，須是潛心此書，久久愈見其味。舊說多所改正，它日首以求教。向來下十章癸巳解，望便中疏其繆見示。兄閑中想得專精於文字間，殆亦天意也。中庸、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，它解想皆用此體。通鑑工夫今何如（三）？有相從者否？近東廣一二士來相見，篤茂可喜，此間士人似未及之，良才美質，何處無也！

【二】頃：原作「須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【三】鑑：原作「監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改。

又

學中重刻責沈，納一軸並十本去。近思錄方議刻，欲稍放字大耳。詹漕體仁孜孜講學，每相見，職事之外即商確義理，殊為孤寂之慰，其趣向亦難得也。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，有思慮、有才力者亦得數人。有邕州倅吳偁者，雖是粗疏，然忠義果斷，疾惡如讐，緩急可用，亦謾及之。

又

石子重、陳明仲、魏應仲三書煩為自使轉達。林擇之久不聞問，今何如？近復有何人相從？長遠者誰？誠實肯作工夫耐久者，極難得也。鄭自明直言，亦不易容受，其直固是可喜事，但未見用其言，而自明兩遷矣，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。趙若海固為才健，但近來出按諸郡，拘覈錢物，殊有過當處。凡郡之財悉拘入漕司寄椿庫，遂致有無錢支俸散衣處。昨日報却與廣東詹漕兩易，渠尚未歸也，詹却頗有氣味，舊熟識之。但渠素主張行鈔法，渠未見此路利害，得其來，同作一家事，共議其至當，尤幸耳。本路緣數劇盜皆就擒，遠近殊帖靜（一）。邊上緣向來多是姑息不立，壞却綱紀，近頗修正二三矣。大抵議論往往墮一偏，孟浪者即要功生事，委廢者一切放倒，為害則均耳。

〔二〕帖：原作「恬」，據宋本改。

又

論及大學中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」處，當讀作僻字，反復詳之甚顯然，且是上下文義貫穿，無可疑者。其理則於修身齊家極為要切，易傳所謂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，所憎之言雖善為惡，亦是意也。想靜中玩繹，多所發明，恨未得盡扣耳。某數年來務欲收斂，於本原處下工，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，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，一向鞭撻，不敢少放過，久久庶幾得力耳。冬夜殊得讀書之暇，溫繹舊說，見得其間縱有說得是處，亦復少味，益令恨向來言之容易〔二〕，甚思得閑，從頭整頓過。所欲而承者，蓋非一事也。自甲午病後，雖痛節飲，但向來有酒積在腹間，才飲一兩杯，便覺隱隱地，遂禁絕不復飲，蓋亦効賢者之決也，以此益覺精力勝前耳。於所講論皆無疑，獨易說未得其安，亦恐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，俟更平心易氣徐察之也。所謂若稍作意主張，便為舊說所蔽，此豈獨讀易為然，凡書皆爾；豈獨說書為然，凡事皆爾。理道本平鋪放着，只被人起意自礙了。然此是非要它不思量，蓋只為正有害於思耳。

〔二〕令：原無，據宋本改。

又

某比者蒙誤恩因任，辭而不獲，極用悚皇。但再三思之，事理有不容久冒昧於此，想兄亦悉其詳，身之利害非所問，正恐或至貽害一路。蓋帥司事動涉邊防，而皆係屬密院耳。少俟開正後，當力控陳，其間曲折，遠書未易具布也，兄何以幸教之？本路諸事幸粗定，諸州例頗舒，若得計臺以根本為念，不為新奇，不迫以舊逋，庶乎可以望休息。但他人所見類多不與此意同，奈何！然在區區不敢不竭誠盡力也，苟一日未去此，則不敢少忽耳。

又

某新歲來，即欲中前請，適以買馬事方興，不免少待。近已畢事，即日走价控陳，執事者漠然不以為意。今力具劄子上前，度可必得請（一），想當在後月末也（二）。如或尚未得，隨即更請，以得為期。非惟已分時義所當退閑，兼久處炎方，某頑軀雖幸差健，然恐氣血未免為所蒸薄。兒子素來氣弱，哀苦之後遂得肺疾，尤非熱地所宜，殊為之憂慮耳。遠方之人似頗相信，凡百易於號令，比初到甚省力。但朝廷既無相知者，脫有意外，深懼不相應，此尤宜速去耳。詹體仁慇實肯講學，不易得，但未免弱，蓋膽薄而少決。今日善類多有此病，在此每力扶之，終似覺難。以此思剛明之資誠不易得，相與任重行遠，要須得若人輩耳。來論闕之病，

鄙意政謂然，亦屢告之，覺得似安於此，然力箴救之，不可已也。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（三），不能矯正，只是剛明不足耳。闕一種議論，後生輩淪入心府，已覺流弊，甚害觀闕意亦近之。渠一對之後，又復且隨衆而處，亦何能為有無哉？此特為尊兄言之可耳。近得劉子澄書云，闕正似范淳父避世金馬，此是何議論？金馬豈避世之地耶？范淳父當時同溫公修書，事自不同，溫公所稱，意自別耳。尊兄閑靜中玩理甚精，每得來書，論學及政及評品人才，未嘗不犁然有當，而躍然有省，且慨然有歎也。吾曹豈私於所好哉？自覺理有不可易者，要當相與貞固勉厲而已（四）。數年來，尤思一會見講論，未知何日得遂耶？中庸、大學中三義，復辱詳示，今皆無疑，但截取程子之意，似不若只載云「程子曰『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，讀者其致思焉』」，則已是拈出此眼目，使人不敢容易看過矣。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，誠解經之法也，如云感通之理，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。更幸詳之。學記得兩石甚堅潤且厚，見磨治刻字，當檢點子細，日俟額字之來耳。所要碑刻文字，寄去數具別紙。林擇之可念，當時似不必如此遠去耳。今亦分俸薄助之，附此便告，幸為轉達。吳門蹤跡亦見別紙。陳、鄭兩書已付吳德夫，但鄭君已赴銓矣，吳晦叔已葬，子殊幼弱耳。湘中士人有周夷者，舊嘗相從，近來此相訪，頗覺長進，似是後來可望者，蓋天資元來剛介，今却肯作工夫耳，以母老不得久留，今歸矣。有新貴州守陳唐弼過此，頗有志於事為，於邊防、兵法、屯田等事皆曾講究，乃一有用之才。其父規，紹興間與劉信叔同守順昌者也，亦恐欲知。游誠之時得書否？心極不能忘之，然要須更加鋤治之功耳，亦

幸時因書告語，此等資質宜有以成就之。石子重之對如何？後來有何學子及人才中有可見語者？因書却幸筆及。英州兩遣人看之，數日前得書，頗似悔前非，有欲閑中讀書之意，未知如何？又恐為釋氏乘此時引將去也。義利交戰，卒為利所奪，君子小人相好，卒為小人所汨，蓋亦理勢之必然。此渠前日之為，亦不勝其責也，然誠是終可憐耳。建康數通問否？近日意思作為復如何？此僻遠，終是疏得音書，且都不知事耳。

〔一〕請：原作「得」，據繆本改。

〔二〕末：原作「來」，據宋本改。

〔三〕學：原無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補。

〔四〕貞：原作「真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改。

又

此間歸長沙，一水甚便，只數日陸行，到清湘登舟，春夏間不十日可泊城南書院堤下矣。學中見刻易傳，湖廣間難得此本耳。近思錄中可惜不載得說舉業處，幸寫示，尚可添入。是兄一手所編書，此不欲自添也。舍弟數數拜書否？隱齋着語，願亟見之。

又

前時承書中論及狄梁公書法甚善，使梁公親聞之，亦當為法受惡無所辭，此義烏可不立也？管寧之徒亦誠如所示。栢近因讀春秋胡氏傳，覺其間多有合商量處。程先生之說雖少，然總領略具矣。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，凡事可以商量，又趨向正，孜孜以講學為事，時過細論，殊慰孤寂。舊在嚴陵相見，頗惑佛學，今却不然，亦得伯恭之力，其人恐有可望也。二廣亦有二三士人肯思慮能自立者，但向來無師承，方告以所當循之序耳。（二）

〔二〕循：原作「馴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又

尊嫂已遂葬事否？卜其宅兆，固當審處。然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，蓋無處無可葬之地，似不必越它境，費時月，泛觀而廣求也。君子舉動，人所師仰。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，君子固不爾，但恐聞風失實，流弊或滋耳。更幸裁之。

又

游掾後來曾相見否？計今已還也。晦叔不知尚留彼中否？中庸後解想已付渠來，甚欲見也。如「道不遠人」章，鄙意以為須將人字做人心說，亦是旋添入，不若更平易看，只是道初不遠於人之身，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，尚何所為道？故有伐柯睨視之譬，知道之不遠人，則人與己本均有也，故以人治人。如此看似意味為長，不識如何？

南軒集卷二十四

書

答朱元晦

章句序文理暢達，誦繹再四，恨未見新書體製耳。近思錄誠為有益於學者之近思，前此伯恭尚未寄來也。某比改定，得語解數篇，未及寫去。「先進」以後，後來過目，有可示教，一條示，至幸至望！游誠之誠長進，但向來相聚，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，亦嘗力告之，若不痛於此下工，則思慮雖親切，亦終必失之耳。今在彼動心忍性處多，於渠當復有深益。某若祠請得遂，徑歸城南，溫繹舊書，甚幸。但近年極思與君子一相見，何日得爾耶？儻居閑，當漸可圖也。是間學校廟宇已成，頗為雄壯。書閣講堂次第而立，齋廚亦然（二）。大抵類長沙學，而木植規範似過之，恐早晚去此，求記不及（三），已令具始末及畫圖，旦夕專人走前。它懷此未能具布。